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王文成全書卷十四

詳校官候補通政司經歷臣郭祚熾

臣董誥詳校



王文成全書卷十四

明 王守仁 撰

別錄六

奏疏六

辭免重任乞恩養病疏 嘉靖六年六月

臣自正德十四年江西事平之後身罹讒構危疑洶洶不保朝夕幸遇聖上龍飛天開日朗鑒臣螻蟻之忠下詔褒

揚洗滌出臣於覆盆之下進官封爵名還京師因乞便道歸省隨蒙賜勑遣官奬勞慰諭錫以銀幣犒以羊酒臣感激天恩雖粉骨碎身云何能報不幸遭繼父喪未獲赴闕陳謝服滿之後又連年病卧喘息奄奄苟避形迹皇上天高地厚之恩迄今六年於此矣尚未能一覲天顔稽首闕廷之下臣實瞻戴戀慕晝夜熱中若身在芒刺逼者曾蒙謝恩之召臣之至願惟不能即時就道顧迺病卧呻吟徒北望感泣神魂飛馳而已今年六月初六日兵部差官齎

文前到臣家內開奏奉欽依以兩廣未靖命臣總制軍務督同都御史姚鏌等勘處者臣聞命驚惶莫知攸措伏自思惟臣於君命之召當不俟駕而行矧茲軍旅何敢言辭顧臣病患久積潮熱痰嗽日甚月深每一發咳必至頓絶久始漸甦乃者謝恩之行輕舟安卧尚未敢强又況兵甲驅勞豈復堪任夫委身以圖報臣之本心也若冒病輕出至於僨事死無及矣臣又伏思兩廣之役起於土官讐殺比之寇賊之攻刼郡縣荼毒生靈者勢尚差緩若處置得

宜事亦可集姚鏌平日素稱老成慎重一時利鈍前却斯亦兵家之常要在責成難拘速效御史石金據事論奏是蓋忠於陛下將為國家弘仁覆久遠之圖所以激勵鏌等使之集謀決策收之桑榆也臣本書生不習軍旅往歲江西之役皆偶會機宜幸而成事臣之才識自視未及姚鏌且近年以來又已多病況兹用兵舉事鏌等必嘗深思熟慮得其始末條貫中事少沮輒以臣之庸劣參與其間行事之際所見或有同異鏌等益難展布夫軍

旅之任在號令嚴一賞罰信果而已慎擇主帥授鉞分
梱當聽其所為臣以為兩廣今日之事宜專責鎮等隆
其委任重其威權畧其小過假以歲月而要其成功至
於終無底績然後别選才能兼於民情土俗素相諳悉
如南京工部尚書胡世寧刑部尚書李承勛者往代其
任夫朝廷用人不貴其有過人之才而貴其有事君之
忠苟無事君之忠而徒有過人之才則其所謂才者僅
足以濟其一已之功利全軀保妻子而已耳如臣之迂

疎多病徒持文墨議論未必能濟實用者誠宜哀其不逮容令養病田野俟病痊之後不終棄廢或可量置閒散之地使自得效其涓埃則朝廷於任人御將之體因物曲成之仁道並行而不相背矣臣不敢苟冒任使以欺國事不勝感恩激義懇切祈望之至

赴任謝恩遂陳膚見疏六年十二月初一日

臣於病廢之餘特蒙恩旨起用授以兩廣軍旅重寄臣自惟朽才病質深懼不任驅使以誤國事具本辭免過

蒙聖旨卿識敏才高忠誠體國今兩廣多事方藉卿威望撫定地方用紓朕南顧之懷姚鏌已致仕了卿宜星夜前去節制諸司調度軍馬撫勦賊寇安戢兵民勿再遲疑推諉以負朕望還差官鋪馬裏齎文前去敦趣赴任行事該部知道欽此欽遵兵部移咨到臣捧讀感泣莫知攸措伏念世受國恩粉骨虀骸亦無能報又況遭逢明聖溫旨勤拳若是何能復顧其他已於九月初八日扶病起程沿途就醫服藥調理晝夜前進奈秋暑旱

澀舟行甚難至十一月二十日始抵梧州思恩田州之事尚未及會同各官查審區處然臣沿途涉歷訪諸士夫之論詢諸行旅之口頗有所聞不敢不為陛下一言其畧臣惟岑猛父子固有可誅之罪然所以致彼若是者則前此當事諸臣亦宜分受其責葢兩廣軍門專為諸猺獞及諸流賊而設朝廷付之軍馬錢糧事權亦已不為不專且重若使振其軍威自足以制服諸蠻然而因循怠弛軍政日壞上無可任之將下無可用之兵一

有警急必須倚調土官狼兵若猛之屬者而後行事故此輩得以憑恃兵力日增其桀驁令夫父兄之於子弟茍役使頻勞亦且不能無倦况於此輩夷獷之性歲歲調發奔走道途不得顧其家室其能以無倦且怨乎及事之平則又功歸於上而彼無所與兼有不才有司因而需索引誘與之爲姦其能以無怒且慢乎既倦且怨又怒以慢始而徵發愆期既而調遣不至上嫉下憤日深月積刼之以勢而威益褻籠之以詐而術愈窮由是

諭之而益梗撫之而益疑遂至於有今日加以叛逆之罪而欲征之夫即其已暴之惡征之之誠亦非過然所以致彼若是已非一朝一夕之故且當反思其咎姑務自責自勵修我軍政布我威德撫我人民使内治外攘而我有餘力則近悦遠懐而彼將自服顧不復自反而一意憤怒之夫所可憤怒者不過岑猛父子及其黨惡數人而已其下萬餘之衆固皆無罪之人也今岑猛父子及其黨惡數人既云誅戮已足暴揚所遺二酋原非有

名惡目自可寬宥者也又不勝二酋之憤遂不顧萬餘之命竭兩省之財動三省之兵使民男不得耕女不得織數千里内騷然塗炭者兩年於茲然而二酋之憤至今尚未能雪也徒爾兵連禍結徵發益多財饋益殫民困益深無罪之民死者十已六七山猺海賊乗釁揺動窮迫必死之寇既從而煽誘之貧苦流亡之民又從而逃歸之其可憂危何啻十百於二酋者之爲患其事已兆而變已形顧猶不此之慮而汲汲於二酋則當事者

之過計矣今當事者之於是役其悴心憔思亦可謂勤且至矣特發於憤激而狃為其難是以勞而未效夫二酋者之沮兵拒險亦不過畏罪逃死苟為自全之計非如四方流刼之賊攻城堡掠鄉村虜財物殺良民日為百姓之患人人欲得而誅之者今驅困憊之民使裹糧荷戈以征不為民患素無讐怨之虜此人心之所以不奮而事之所以難濟也又今狼達土漢官兵亦不下數萬與萬餘畏罪逋誅之虜相持已三月有餘而未能一

決者葢以我兵發機太早而四面防守太密是乃投之無所往而示之以必不活葢使彼先慮預備幷心協力堅其必死之志以抗我師就使我師將勇卒奮決能取勝亦必多殺士衆非全軍之道又況人無戰志而徒欲合圍待斃坐收成功此我兵之所以雖衆而勢日以懈賊雖寡而志日以合備日密而氣日以鋭者也夫當事者之意固無非欲計出萬全然以用兵而言亦已失之巧遲所謂强弩之末不能穿魯縞矣臣愚以為且宜釋

此二酋者之罪開其自新之路而彼猶頑梗自如然後從而殺之我亦可以無憾苟可曲全則且姑務息兵罷餉以休養瘡痍之民以絶覬覦之姦以弭不測之變迨於區處既定德威既洽蠻夷悅服之後此二酋者遂能改惡自新則我亦豈必固求其罪若其尚不知悛執而殺之不過一獄吏之事何至兵甲之煩哉或者以為征之不克而遽釋之則紀綱疑於不振臣竊以為不然夫天子於天下之民物如天覆地載無不欲愛養而生全

之寧有蕞爾小醜乃與之爭憤求勝而謂之振紀綱者惟後世貪暴諸侯强凌弱衆吞寡則必務於求勝而後已斯固五霸之罪人也昔苗頑不即工舜使禹益徂征三旬苗民逆命禹乃班師振旅夫以三聖人者為之君帥以征一頑苗謂宜終朝而克捷顧歷三旬之久而復至於班師以歸自今言之其不振甚矣然終致有苗之格而萬世稱聖古之所謂振紀綱者固若是耳臣以匪才繆膺重命得總制四省軍務以從事於偏隅之小醜

非不知乘此機會可以僥倖成功茍免於怯懦退避然此必多調軍兵多傷士卒多殺無罪多費糧餉又不足以振揚威武信服諸夷僅能取快於二酋之憤而忘其遺患於兩省之民但知徼功於目前而不知投艱於日後此人臣喜事者之利非國家之福生民之庇臣所不忍也臣又聞兩廣主計之吏謂自用兵以來所費銀兩已不下數十萬梧州庫藏所遺不滿五萬之數矣所食糧米已不下數十萬梧州倉廪所存不滿一萬之數矣

由是言之尚可用兵不息而不思所以善後之圖乎臣又聞諸兩省士民之言皆謂流官之設亦徒有虛名而反受實禍詰其所以皆云思恩未設流官之前土人歲出土兵三千以聽官府之調遣既設流官之後官府歲發民兵數千以防土人之反覆即此一事利害可知且思恩自設流官以來十八九年之間反者五六起前後征勦曾無休息不知調集軍兵若干費用糧餉若干殺傷良民若干朝廷曾不能得其分寸之益而反為之憂

勞徵發浚良民之膏血而塗諸無用之地此流官之無益亦斷然可睹矣但論者皆以為既設流官而復去之則有更改之嫌恐啓人言而招物議是以寧使一方之民久罹塗炭而不敢明為朝廷一言寧負朝廷而不敢犯衆議甚哉人臣之不忠也苟利於國而庇於民死且為之矣而何人言物議之足計乎臣始至地方雖未能周知備歷然形勢大畧亦槩可見田州切隣交趾其間深山絶谷皆猺獞之所盤據動以千百必須仍存土官

則可藉其兵力以為中土屏蔽若盡殺其人改土為流則邊鄙之患我自當之自撤藩籬非久安之計後必有悔思恩田州處置事宜俟事平之日遵照勅旨公同各官另行議奏但臣既有所聞見不敢不先為陛下一言使朝廷之上早有定處臣等得一意奉行不致往復查議失誤事機可以速安反側實地方之幸臣等之幸臣不勝受恩感激竭忠願效之至

辭巡撫兼任舉能自代疏七年正月初二日

嘉靖六年十二月初二日准本院咨節該吏部題奉聖旨王守仁暫令兼理巡撫兩廣等處地方寫勅與他欽此欽遵外臣聞命之餘愈增惶懼竊念臣以迂疎多病之軀繆承總制四省軍務之命既已有不勝其任之憂矣方爾晝夜驅馳圖其所以仰副朝廷之重委者而尚未知所措今又加以巡撫之責豈其所能堪乎況兩廣地方比於他處尤繁且難蠻夷猺獞之巢穴處處而是攻刼搶擄之警報日日而有近年以來加之以師旅因

之以饑饉郡縣之凋敝日甚小民之困苦益深廵撫之任非得才力精强者重其事權漸其官階而久其職任殆未可求效於歲月之間也葢非重其事權則不可以漸其官階非漸其官階則不可以久其職任非久其職任則凡所舉動多茍且目前之計而不為日後久長之謀邀一時之虛名而或遺百年之實禍膏澤未洽於下而小民無愛戴感戀之誠德威未敷於遠而蠻夷無信服歸向之志此廵撫兩廣之任雖才能相繼而治效之

所以未究也切見致仕副都御史伍文定質性勇果識見明達往歲寧藩之變嘗從臣起兵討逆臣備知其能今年力未衰置之閒散誠有可惜若起而用之以為巡撫其於經畧之方撫綏之術必能不負所委及照刑部左侍郎梁材新陞南贑副都御史汪鋐亦皆才能素著抑且舊在兩廣備諳土俗民情皆足以堪斯任乞勅吏部於三人之中選擇而使之臣駑劣多病俾得專意思田之役幸而了事容令照舊回還原籍調理非獨巡撫

得人地方有所倚賴而臣之不肖亦苟免於覆餗之誅矣

奏報田州思恩平復疏七年二月十三日

嘉靖七年正月二十七日據廣西田州府目民盧蘇陸豹黄笋胡喜邢相盧保羅黄王陳羅寛戴慶等連名具狀為悔罪投降陳情乞恩事投稱先因本府土官岑猛與泗城州屢年互相讐殺獲罪上司於嘉靖五年六月内致蒙奏請官兵征勦臨境岑猛自思原無反叛情由

意得招撫先自同道士錢一真及親信家人逃躲歸順州界蘇等俱各畏避四散逃入山林止有各處寄住客戶千餘躲避不及冒犯官軍俱蒙殺勦目民人等俱不敢抵抗官軍惟有陸綬不曾遠遁當被擒斬其餘韋好羅河等俱蒙官軍陸續搜山殺死驀於當年九月內歸順土官岑璋書報岑猛見在該州前月已將道士錢一真功次假作岑猛解報軍門爾可作急平定地方來迎爾主蘇等聽信遣人節送衣服檳榔等件岑璋一一收

受言說岑猛不可輕易見人官府得知累我續於十月
內岑猛又差人促令邀同王受招復鄉村因見府治空
虛乘便入城休息又遣迎岑猛岑璋回說爾今地方未
定姑候來春我當發兵三十餘營送爾主來且替爾防
守蘇等因此逃命屯聚以候岑猛並無叛心嘉靖六年
正月有人傳說岑猛於天泉邑內急病身死屍骨被岑
璋燒燬金銀盡被收獲隨遣人去歸順探問又被岑璋
殺死蘇等痛悔無由竊思官男岑邦彥先已齊村病故

令聞岑猛又死無主可靠欲出投訴切見四方軍馬充斥聲言務要盡勦又恐飛虫附火必損其身又蒙上司陰使王受圖殺盧蘇又使盧蘇圖殺王受反覆難信投降無路日切苦痛今幸朝廷寛赦欽命總制天星體天行道按臨在此神鬼信服蘇等方敢捨命求生率領闔府目民男子大小人等共計四萬餘名口盡數投降伏乞憫念生靈草命赦死立功以贖前罪哀乞憐憫岑猛原無反叛情罪存其一脉俯順夷情辦納糧差實為萬

幸等情并據思恩府頭目王受盧蘇黄容盧平韋文明
侶馬黄留黄石陸宗覃鑑潘成等亦連名具狀告同前
事投稱本府原係土官自改立流官開圖立里土俗不
便奈緣小人寘頑不諳漢法屢次擾亂不定受等同辭
懇乞上司仍立目甲不意反致官府嗔怪近又蒙官兵
征勦田州要將受等一槩誅滅必要窮追逐捕只得逃
遯山林兼以八寨蠻子原以剽掠為生乘機假受姓名
每每攻圖城邑刼虜鄉村虚名受禍受等即欲挺身投

訴見得四方軍馬把截兼聞陰使盧蘇圖殺王受又使王受圖殺盧蘇反覆難信以此連年抱苦控訴無由且受等頗知利害豈敢自速滅亡今幸朝廷寛恩命總制天星按臨在此神鬼信服受等方敢率領所部目民男女大小人等共計三萬餘名口捨命投降伏乞詳請赦死以全草命更望俯順夷情仍復目甲使得辦納糧差實為萬幸等因各投訴到臣據此照得先於嘉靖六年七月初七日為地方事節奉勅諭先該廣西田州地方

逆賊岑猛為亂已令提督兩廣等官都御史姚鏌等督兵進勦隨該各官奏稱岑猛父子悉已擒斬巢穴蕩平捷音上聞已經降勅獎勵論功行賞續該各官復奏惡目盧蘇倡亂復叛王受攻陷思恩及節據石金所奏前項地方盧蘇王受結為死黨互相依倚禍孽日深將來不可收拾又衆稱先後撫臣舉措失當姚鏌等攘夷無策輕信寡謀圖田州已不可得并思恩胥復失之要得通行查究追奪兵部議奏以各官先後所論事宜意見

不同且兵連兩廣調遣事干隣境地方必得重臣前去總制督同議處方得停當今特命爾提督兩廣及江西湖廣等處地方軍務星馳前去彼處即查前項夷情田州因何復叛思恩因何失守督同姚鏌等斟酌事勢將各夷叛亂未形者可撫則撫反形已露者當勦即勦一應主客官軍從宜調遣主副將官及三司等官悉聽節制公同計議應設土官流官何者經久利便并先今撫鎮等官有功有過分别大小輕重明白奏聞區處事體

十分重大者具奏定奪朕以爾勳蹟久著才望素隆特
茲簡任爾務以體國為心聞命就道竭忠盡力大展謀
猷俾夷患殄除地方安靖以紓朕西南之憂仍須深慮
却顧事出萬全一勞永逸以為廣人久遠之休毋得循
例辭避以孤眾望欽此欽遵隨於九月內節該兵部咨
為辭免重任乞恩養病事臣奏奉聖旨卿識敏才高忠
誠體國今兩廣多事方藉卿威望撫定地方用紓朕南
顧之懷姚鏌已致仕了卿宜星夜前去節制諸司調度

軍馬撫勦賊冦安戢兵民勿再遲疑推諉以負朕望還差官鋪馬裏齎文前去敦趣赴任行事該部知道欽此欽遵當即啓行至十一月二十一日抵梧州蒞任十二月内續准兵部咨為地方大計緊急用人事該禮部右侍郎方獻夫奏節奉聖㫖方獻夫所奏關係地方大計鄭潤朱麟與姚鏌事同一體姚鏌已著致仕鄭潤等因賊情未寧暫且留用今既這等說鄭潤取回代替的朕自簡用朱麟應否去留著兵部會議并堪任更代的推

舉相應官兩員來看田州應否設都御史在彼住劄還著王守仁議處具奏定奪欽此備咨前來知會俱經欽遵外本月初五日進至平南縣地方與都御史姚鏌交代二十二等日太監鄭潤總兵官朱麟陸續各回梧州廣州等處聽候新任總兵太監交代去訖當臣公同巡按紀功御史石金右布政林富叅政汪必東鄒輗副使祝品林大輅僉事汪溱張邦信申惠吳天挺叅將李璋沈希儀張經及舊任副總兵今閒住都指揮同知張祐并

各見在軍前用事等官會計得思恩田州之役兵連禍結兩省荼毒已踰二年兵力盡於哨守民脂竭於轉輸官吏罷於奔走即令地方已如破壞之舟漂泊於顛風巨浪中覆溺之患洶洶在目不待智者而知之矣今若必欲窮兵雪憤以收前功未論其不克縱復克之亦有十患何者今皇上方推至孝以治天下惻怛之仁覆被海宇惟恐一物不得其所雖一夫之獄猶慮有所虧枉親臨斷決況茲數萬無辜之赤子而必欲窮搜極哺使

之噍類不遺傷伐天地之和虧損好生之德其患一也屯兵十萬日費千金自始事以來所費銀米各已數十餘萬前歲之冬二酋復亂至今且餘二年未嘗與賊交一矢接一戰而其費已若此今若復欲進兵以近計之亦須數月省約其費亦須銀米各十餘萬計今梧州倉庫所餘銀不滿五萬米不滿一萬矣兵連不息而財匱糧絶其患二也調集之兵遠近數萬屯戍日久人懐歸思兼之水土不服而前歲之疫死者一二萬人衆情憂

慼自頃以來疾病死者不可以數無日無之潰散逃亡追捕斬殺而不能禁其末見敵而已若此今復驅之鋒鏑之下必有土崩瓦解之勢其患三也用兵以來兩省之民男不得耕女不得織已餘二年衣食之道日窮老稚轉乎溝壑今春若復進兵又將廢一年之耕百姓饑寒切身羣起而為盜不逞之徒因而號召之其禍殆有甚於思田之亂者其患四也論者皆以不誅二酋則無以威服土官是殆不然今所賴以誅二酋者乃皆土官

之兵而在我曾無一旅可恃之卒又不能宣布主上威德明示賞罰而徒以市井狙獪之謀相欺相誘計窮詐見益為彼所輕侮每一調發旗牌之官十餘往反而彼猶驁然不出反挾此以肆其貪求縱其吞噬我方有賴於彼縱之而不敢問彼亦知我之不能彼禁也益狂誕而無所忌岑猛之僭妄亦由此等積漸成之是欲誅一二逃死之遺孽而養成十數岑猛其患五也兩廣盜賊猺獞之巢穴動以數千百計軍衛有司營堡關隘之兵

時嘗召募增補然且不敷今復盡取而聚之思田之一隅山猺海寇乘間竊發遂至無可捍禦近益窺我空虛出掠愈頻為患愈肆今若復聞進兵彼知事未易息遠近相煽蠭起我兵勢難中輟救之不能棄之不可其為慘毒可憂尤有甚於饑寒之民其患六也軍旅一動餽運之夫騎征之馬各以千計每夫一名顧直一兩馬一匹四兩馬之死者則又追償其主之直是皆取辦於南寧諸屬縣百姓連年兵疲困苦已極而復重之以此其

不亡而為盜者則亦溝中之瘠矣其患七也兩省土官於岑猛之滅已各懷唇齒之疑其各州土目於蘇受之討又皆有狐兎之憾是以遲疑觀望莫肯効力所憑恃者獨湖兵耳然前歲之疫湖兵死者過半其間固多借倩而來兵回之日死者之家例有償命銀兩總其所費亦以萬數今茲復調踣頓道途不得顧其家室亦已三年勞苦怨鬱潛逃而歸者相望於道誅之不能止因一隅之小憤而重失三省土人之心其間伏憂隱禍殆難

盡言其患八也田州外捍交阯内屏各郡其間深山絶谷又皆猺獞之所盤據若必盡誅其人異時雖欲改土設流亦已無民可守非獨自撤藩籬勢有不可抑亦藉膏腴之田以資猺獞而為邊夷拓土開疆其患九也旣以兵克必以兵守歲歲調發勞費無已秦時勝廣之亂實興於閭左之戍且一夫制馭變亂隨生反覆相尋禍將焉極其患十也故為今日之舉莫善於罷兵而行撫撫之有十善活數萬無辜之死命以明昭皇上好生之

仁同符虞舜有苗之征使遠夷荒服無不感恩懷德培國家元氣以貽燕翼之謀其善一也息財省費得節縮贏餘以備他虞百姓無椎脂刻髓之苦其善二也久戍之兵得遂其思歸之願而免於疾病死亡脫鋒鏑之慘無土崩瓦解之患其善三也又得及時耕種不費農作雖在困窮之際然皆獲顧其家室亦各漸有回生之望不致轉徙自棄而為盜其善四也罷散土官之兵各歸守其境土使知朝廷自有神武不殺之威而無所恃賴

於彼陰消其桀驁之氣而沮懾其僭妄之心反側之姦自息其善五也遠近之兵各歸舊守窮邊沿海咸得修復其備禦盜賊有所憚而不敢肆城廓鄉村免於驚擾刼掠無虞內事外顧此失彼之患其善六也息饋運之勞省夫馬之役貧民解於倒懸得以稍稍甦復起呻吟於溝壑之中其善七也土民釋免死狐悲之憾土官無唇亡齒寒之危湖兵遂全師早歸之願莫不安心定志涵育深仁而感慕德化其善八也思田遺民得還舊土

招集散亡復其家室因其土俗仍置酋長彼將各保其境土而人自為守內制猺獞外防邊夷中土得以安枕無事其善九也土民既皆誠心悅服不須復以兵守省調發之費歲以數千官軍免踣頓道途之苦居民無往來騷屑之患商旅通行農安其業近悅遠來德威覃被其善十也夫進兵行勦之患既如彼罷兵行撫之善復如此然而當事之人乃猶往往利於進兵者其間又有二幸四毀焉下之人幸有數級之獲以要將來之賞上

之人幸成一時之捷以蓋日前之愆是謂二幸始謀請兵而終鮮成效則有輕舉妄動之毀頓兵竭餉而得不償失則有浪費財力之毀聚數萬之衆而竟無一戰之克則有退縮畏避之毀循土夷之情而拂士夫之議則有形迹嫌疑之毀是謂四毀二幸蔽於其中而四毀惕於其外是以寧犯十患而不顧棄十善而不為夫人臣之事君也殺其身而苟利於國滅其族而有裨於上皆甘心焉豈以僥倖之私毀譽之末而足以撓亂其志者

今日之撫利害較然事在必行斷無可疑者矣於是衆皆以為然二十六日臣至南寧府乃下令盡撤調集防守之兵數日之内解散而歸者數萬有餘湖兵數千道阻且遠不易即歸仍使分留南寧賔州解甲休養待間而發初盧蘇王受等聞臣奉命前來查勘始知朝廷亦無必殺之意皆有投生之念日夜懸望惟恐臣至之不速已而聞太監總兵等官復皆相繼名還至是又見防守之兵盡撤其投生之念益堅乃遣其頭目黄富等十

餘人於正月初七日先赴軍門訴告願得掃境投生惟乞宥免一死臣等諭以朝廷之意正恐爾等有所虧枉故特遣大臣前來查勘開爾等更生之路爾等果能誠心投順決當貸爾之死因復開陳朝廷威德備寫紙牌使各持歸省諭盧蘇王受等大意以為岑猛父子縱無叛逆之謀即其凶殘酷暴慢上虐下自有可誅之罪今其父子黨與俱已伏其辜爾等原非有名惡目本無大罪至於部下數萬之衆尤為無辜今因爾等阻兵負險

致令數萬無辜之民破家失業父母死亡妻子離散奔逃困苦已將兩年又上煩朝廷興師命將勞擾三省之民爾等之罪固已日深但念爾等所以阻兵負險者亦無他意不過畏罪逃死苟為自全之計其情亦有可憫方今聖上推至孝之仁以子愛黎元惟恐一物不得其所雖一夫之獄尚恐或有虧枉親臨斷決何況爾等數萬之命豈肯輕意勦殺故令特遣大臣前來查勘開爾更生之路非獨救此數萬無辜之民亦使爾等得以改

惡從善捨死投生牌至爾等部下兵夫即可解散各歸復業安生爾等即時出來投到決當宥爾之死全爾身家若遲疑觀望則天討遂行後悔無及限爾二十日内爾若不至是朝廷必欲開爾生路而爾必欲自求死路進兵殺爾亦可以無憾矣蘇受等得牌皆羅拜踴躍歡聲雷動當即撤守備具衣糧盡率其衆掃境來歸本月二十六日俱至南寧府城下分屯為四營明日蘇受等皆囚首自縛各與其頭目數百人赴軍門投見號哀控

訴各具投狀告稱前情乞免一死願得竭力報効臣等
看得蘇受等所訴情節亦與臣等前後所聞所訪大畧
相同其間雖有飾説亦多真情良可哀憫因復照前牌
諭所稱諭以朝廷恩德以為朝廷既已赦爾等之死許
爾投降寧肯誘爾至此又復殺爾虧失信義爾之一死
決當宥爾矣爾可勿復憂疑但爾蘇受二人擁衆負險
雖由畏死然此一方為爾之故騷擾二年有餘至上煩
九重之慮下疲三省之民若不畧示責罰亦何以舒泄

軍民之憤於是下盧蘇王受於軍門各杖之一百衆皆合辭叩首為之請命乃解其縛諭以今日宥爾一死者是朝廷天地好生之仁杖爾一百者乃我等人臣執法之義於是衆皆叩首悅服臣亦隨至其營撫定餘衆皆莫不感泣歡呼皆謂朝廷如此再生之恩我等誓以死報及據狀末告乞憐憫岑猛原無反叛情罪存其一脉俯順夷情辦納糧差一節自臣奉命而來沿途詢諸商賈行旅訪諸士夫軍民莫不以為宜從夷俗仍立土官

庶可永久無變不然反覆之患終恐不免及臣至此又公同大小各官審度事勢屢經酌量議處亦皆以為治夷之道宜順其情臣於先次謝恩本内已經畧具奏聞至是因其控告哀切當即遵照勅諭便宜事理許以其情奏請且諭以朝廷之意無非欲生全爾等爾等但要誠心向化改惡從善竭忠報國勿慮朝廷不能順爾之情於是又皆感泣歡呼皆謂朝廷如此再生之恩我等誓以死報且乞即願殺賊立功以贖前罪臣因諭以朝

廷之意惟願生全爾等今爾方來投生豈忍又驅之兵刃之下爾等逃竄日久家業破蕩且宜速歸完爾家室及時耕種修復生理至於各處盜賊軍門自有區處不須爾等勦除待爾家事稍定徐當調發爾等於是又皆感泣歡呼皆謂朝廷如此再生之恩我等誓以死報臣於是遂委右布政林富舊任總兵官張祐分投省諭安插其衆俱於二月初八日督令各歸復業去訖地方之事幸遂平定皆皇上至孝達順之德感格上下神武不

殺之威震懾鬼神風行於廟堂之上而草偃於百蠻之表是以班師不待七旬而頑夷即爾來格不折一矢不戮一卒而全活數萬生靈是所謂綏之斯來動之斯和者也臣以蹇劣謬承任使仰賴鴻休得免罪責快覩盛明豈勝慶幸除將設立土官及地方一應經久事宜遵照勑旨公同各官再行議處另行具奏外緣係奏報平復地方事理為此具本專差冠帶舍人王洪親齎謹具

題知

地方緊急用人疏 七年二月十五日

先該禮部右侍郎方獻夫奏前事節奉聖旨田州應否設都御史在彼住劄還著王守仁議處具奏定奪欽此兵部備咨前來知會除欽遵外隨於今年正月二十七日該思恩田州二府土目盧蘇王受等各率衆數萬自縛歸降該臣遵照勅諭事理悉已撫定當遣廣西右布政林富舊任副總兵張祐分投督領各夷各歸原土復業安生已經具本奏報外照得思恩田州連年兵火殺

戮之餘官府民居悉已燒燬破蕩雖部屋尋丈之廬亦遭翻究發掘曾無完土荒村僻塢不遺片瓦尺椽傷心慘目誠不忍見各夷近已誠心投服毀棄兵戈賣刀買牛見已各事田作自後反側之患以臣料之或已可免但其風景淒戚生意蕭條憂惶困苦之餘無以自存必得老成寬厚之人撫恤綏柔之臣等見其悲慘無聊之狀誠亦未忍一旦棄去而不顧況思田去梧州軍門水路一月之程一時照料有所不及近又與各官議欲於

田州建立流官府治以制御土官修復城池廨宇等項必須勞民動衆自非素得夷情者為之經理區畫各夷彫弊之餘豈復堪此騷屑況議設知府等官皆未曽到一應事務莫有任其責者看得右布政林富慈祥愷悌識達行堅素立信義見在思田地方安插各夷合無准如方獻夫所奏將林富量改憲職仍聽臣等節制暫於思田地方往來住劄撫循緝理其於事理亦甚相應臣又看得思田地方原係蠻夷猺獞之區不可治以中土

禮法雖流官之設尚且不可又況常設重臣住劄其地豈其所堪則其供饋之費送迎之勞必且重貽地方異日之擾斯亦不可不預言之者合無將本官廪給口糧一應合用之費及往來夫馬一應合用之人俱於南寧府衛取辦銀兩於庫貯軍餉内支給一不以干思田之人俟一年之後各夷生理漸復府治城郭廨宇漸以完備則將林富量移別處任用而思田止存知府理治或設兵備官一員於賓州住劄或就以南寧兵備兼理不

時往來撫循如此則目前既可以得撫定綏柔之益而日後又可以免困頓煩勞之擾臣之愚見所議如此惟復别有定奪均乞聖明裁處

地方急缺官員疏七年二月十八日

先據廣西副總兵李璋呈前事看得柳慶地方新任叅將王繼善近因病故地方盜賊生發不可一日缺官乞暫委相應官一員前去代理等因到臣該臣看得柳慶地方近因思田用兵不息猺賊乘間出掠叅將王繼善

既已病故而該道守巡兵備等官又以思田之役皆在
軍門督餉督哨地方重寄委無一官之托為照叅將沈
希儀雖係專設田州住劄官員然田州之事臣與各官
見駐南寧自可分理本官舊在柳慶夷情土俗備能諳
悉而謀勇才能足當一面求可委用無踰本官者該臣
遵照欽奉勅諭便宜事理就行暫委本官前去管理叅
將行事聽候奏請外近該思恩田州土目盧蘇王受等
率衆歸降該臣行委右布政林富閑住副總兵張祐分

投督領各夷各歸原土復業安生今各夷見已賣刀買牛爭事農作度其事勢將來或可以無反側之患則前項住劄參將似亦可以無設但今議於田州修復流官府治以控制土官則城郭廨宇之役未免勞民動衆瘡痍大病之後各夷豈復堪此臣等議調腹裏安靖地方官軍打手之屬約二千名隱然有屯戍之形而實以備修建之役庶幾工可速就而又得免於起夫之擾然非統馭得人則於各夷或亦未免有所驚疑除布政林富

已另行議奏外看得閒住總兵張祐才識通敏計慮周悉將畧堪折衝之任文事兼撫綏之長今又見在思田地方安揷各夷皆能得其歡心乞勅兵部俯從臣議將張祐復其舊職暫委督令前項各兵經理修建之役仍令與布政林富更互往來於思田之間省諭安撫諸夷其合用廩給夫馬之類悉照議處林富事例於南寧府衛取辦俟一二年後各夷生理盡復府治城郭廨宇悉已完備則將張祐量改他處任用而田州止存知府理

治仍乞將沈希儀或就改註柳慶地方守備惟復別有定奪均乞聖明裁處

處置平復地方以圖久安疏七年四月初六日

臣聞傅說之告高宗曰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亂民今天下郡縣之設乃有大小繁簡之别中土邊方之殊流官土襲之不同者豈故為是多端哉蓋亦因其廣谷大川風土之異氣人生其間剛柔緩急之異稟服食器用好惡習

尚之異類是以順其情不違其俗循其故不易其宜要在使人各得其所固亦惟以亂民而已矣臣以迂庸謬膺重命勘處兵事於兹土節該欽奉勅諭謂可撫則撫當勦即勦是陛下之心惟在於除患安民未嘗有所意必也又節該欽奉勅諭謂賊平之後公同議處應設土官流官何者經久利便是陛下之心惟在於安民息亂未嘗有所意必也始者思田梗化旣舉兵而加誅矣因其悔罪來投遂復宥而釋之固亦莫非仰體陛下不嗜殺

人之心惓惓憂憫赤子之無辜也然而今之議者或以為流官之設中土之制也已設流官而復去之則嫌於失中土之制土官之設蠻夷之俗也已去土官而復設之則嫌於從蠻夷之俗二者將不能逃於物議其何以能建事而底績乎是皆不然夫流官設而夷民服何苦而不設流官乎夫惟流官一設而夷民因以騷亂仁人君子亦安忍寧使斯民之騷亂而必於流官之設者土官去而夷民服何苦而必土官乎夫惟土官一去而夷

民因以背叛仁人君子亦安忍寧使斯民之背叛而必於土官之去者是皆慮目前之毀譽避日後之形迹茍為周身之慮而不為國家思久長之圖者也其亦安能仰窺陛下如天之仁固平平蕩蕩無偏無黨惟以亂民為心乎臣於思恩田州平復之後即已仰遵聖諭公同總鎮鎮巡副參三司等官太監張賜御史石金等議應設流官土官何者經久利便不得茍有嫌疑避忌而心有不盡謀有不忠乃皆以為宜仍土官以順其情分土

目以散其黨設流官以制其勢蓋蠻夷之性譬猶禽獸麋鹿必欲制以中土之郡縣而繩之以流官之法是羣麋鹿於堂室之中而欲其馴擾帖服終必觸樽俎翻几席狂跳而駭擲矣故必放之閒曠之區以順適其獷野之性今所以仍土官之舊者是順適其獷野之性也然一惟土官之為而不思有以散其黨與制其猖獗是縱麋鹿於田野之中而無有乎牆墉之限殰牙童牿之道終必長奔直竄而無以維縶之矣今所以分立土目者

是墻墉之限猶牙童牿之道也然分立土目而終無連屬綱維於其間是畜麋鹿於苑囿而無守視之人以時守其墻墉禁其羣觸終將踰垣遠逝而不知踐禾稼決藩籬而莫之省矣今所以特設流官者是守視苑囿之人也議既僉同臣猶以為土夷之心未必盡得而窮山僻壤或有隱情也則亦安能保其必行乎則又備歷田州思恩之境按行其村落而輕理其城堡因而以其所以處之之道詢諸其目長率皆以為善又以詢諸其父

老子弟又皆以為善又以詢諸其頑鈍無恥厮役下賤之徒則又亦皆以為善然後謂其可以久行而庶或幸免於他日之戮也矣夫然後敢具本以請亦恃聖明在上洞見萬里而無微不燭故臣得以信其愚忠不復有所顧忌然猶反覆其辭而更互其說者非敢有虞於陛下不能亮臣之愚良以今之士人率多執已見而倡臆說亦足以揺衆心而僨成事故臣不避頰舌之騰者亦欲因是以曉之也煩瀆聖聽臣不勝戰慄惶懼之至緣

係處置平復地方以圖久安長治事理未敢擅便為此
開坐具本請旨
計開
一特設流官知府以制土官之勢臣等議得思田初
服朝廷威德方新今雖仍設土官數年之間決知可
無反側之虞但十餘年後其衆日聚其力日强則其
志日廣亦將漸有縱肆并兼之患故必特設流官知
府以節制之其御之之道則雖不治以中土之經界

而納其歳辨租稅之入使之知有所歸効雖不莅以中土之等威而操其襲授調發之權使之知有所統攝雖不繩以中土之禮教而制其朝會貢獻之期使之知有所尊奉雖不嚴以中土之法禁而申其寃抑不平之鳴使之知有所赴訴因其歳時伏臘之請慶賀叅謁之來而宣其間隅之情通其上下之義矜其不能教其不逮寓警戒於温恤之中消倔强於涵濡之内使之日馴月習忽不自知其為良善之歸蓋含

洪坦易以順其俗而委曲調停以制其亂此今日知府之設所以異於昔日之流官而為久安長治之策也臣等看得田州故地寛衍平曠堪以建設流官衙門但其衙射凶惡居民弗寧今擬因其城垣畧加改創修理備立應設衙門地僻事簡官不必備環府之田二甲皆以屬之府官府官既無民事案牘之擾終歲可以專力於農為之闢其荒蕪備其旱潦通其溝洫丁力不足則聽其募人耕種官給牛具種子歲收

其入三分之一以廩官吏而其餘以食佃人城之内外漸置佃人廬舍而歲益增募招徠以充實之田州舊有商課仍許設於河下薄取其税以資祭祀賓旅柴薪馬夫之給凡流官之所須者一不以及於土夷如此則雖草創之地而三四年後亦可以漸為富庶之鄉若其經營之始則且須仰給於南寧府庫逮其城郭府治完備事體大定然後總會其土夷之所輸公田之所入商税之所積每歲若干而官吏之所需

者每歲若干斟酌通融立為經久之計又必上司之制用者務從寛假無太苛削官吏其土者得以優裕展布無局促牽制之繁此又體悉遠臣綏柔荒服之道也至於思恩舊已設有流官但因開圖立里繩以郡縣之法是以其民遂亂今宜照舊仍設流官知府聽其土目各以土俗自治而其連屬制御之道悉如臣等前之所議庶可經久無患均乞聖明裁處

一仍立土官知州以順土夷之情臣等議得岑氏世

有田州其繫戀之私恩久結於人心今岑猛雖誅各夷無賢愚老少莫不悲愴懷思願得復立其後故蘇受之變翕然蠭起不約而同自官府論之則皆以為苗頑逆命之徒在各夷言之則皆自以為嬰臼存孤之義故自兵興以來遠近軍民往往亦有哀憐其志而反不直官府之為者况各夷告稱其先世岑伯顏者嘗欽奉太祖高皇帝勅旨岑黄二姓五百年忠孝之家禮部好生看他著江夏侯護送岑伯顏為田州

府土官知府職事傳授子孫代代相繼承襲欽此欽
遵其後如岑永通岑祥岑紹岑鑑岑鏞岑溥皆嘗著
征討之績有保障之功猛之暴虐驕縱罪雖可戮而
往歲姚源之役近年劉召之勦亦皆間關奔走勤勞
在人各夷告稱官兵未進之先猛尚遣人奉表朝賀
貢獻又遣人齎本赴京控訴官兵將進之時猛遂率
衆遠遯未嘗敢有抗拒以此言之其無反叛之謀蹤
跡頗明今欲仍設土官以順各夷之情而若非岑氏

之後彼亦終有未服故今日土官之立必須岑氏子孫而後可臣等看得田州府城之外西北一隅地形平坦堪以居民議以其地降為田州而於舊屬四十八甲之内割其八甲以屬之聽以其土俗自治立岑猛之子一人始授以署州事吏目三年之後地方寧靖効有勤勞則授以判官六年之後地方寧靖効有勤勞則授以為同知九年之後地方寧靖効有勤勞則授以為知州使承岑氏之祀而隸之流官知府其

制御之道則悉如臣等前之所議如此則朝廷於討猛之罪記猛之勞追錄其先世之忠俯順其下民之望者兼得之矣昔文武之政罪人不孥興滅繼絶而天下之民歸心遠近蠻夷見朝廷之所以處岑氏者若此莫不曰猛肆其惡而舉兵加誅法之正也明其非叛而不及其孥仁之至也録其先忠而不絶其祀德之厚也不利其土而復與其民義之盡也矜其冥頑而曲加生全恩之極也即此一舉而四方之土官

莫不畏威懐德心悦誠服信義昭布而蠻夷自此大定矣此今日知州之設所以異於昔日之土官而為久安長治之策也臣等又看得岑猛之子存者二人其長者為岑邦佐其幼者為岑邦相邦佐自幼出繼武靖州為知州前者徒以誅猛之故有司奏請安置於漳州然彼實無可革之罪今日田州之立無有宜於邦佐者但武靖當猺賊之衝而邦佐素得其民心其才足能制御邇者武靖之民以盜賊猖熾州民無

主之故往往來告願得復還邦佐為知州以保障地方臣等方欲為之上請如欲更一人諸夷未必肯服莫若仍以邦佐歸之武靖而立邦相於田州用其強立有能者於折衝捍禦之所而存其幼弱未立者於安守宗祀之區庶為兩得其宜至於思恩則岑濬之後已絕自不必復有土官之設矣均乞聖明裁處一分設土官巡檢以散各夷之黨臣等議得土官知州既立若仍以各土目之兵盡屬於知州則其勢并

力衆驕恣易生數年之後必有報讐復怨吞弱暴寡之事則土官之患猶如故也且土目既屬於土官而操其生殺予奪之權則彼但惟土官之是從寧復知有流官知府者則流官知府雖欲行其控御節制之道施其綏懷撫恤之仁亦無因而與各土目者相接矣故臣等議以舊屬八甲割以立州之外其餘四十甲者每三甲或二甲立以為一巡檢司而屬之流官知府每司立土巡檢一員以土目之素為衆所信服

者為之而聽其各以土俗自治其始授以署巡檢司事土目三年之後而地方寧靖効有勤勞則授以冠帶六年之後而地方寧靖効有勤勞則授以為土巡檢其糧稅之入則徑納於流官知府而不必轉輸於州之土官以省其費其軍馬之出亦徑調於流官知府而不必轉發於州之土官以重其勞其官職土地各得以傳諸子孫則人人知自愛惜而不敢輕犯法其襲授予奪皆必經由於知府則人人知所依附而

不敢輒攜貳勢分難合息朋奸濟虐之謀地小易制絶恃衆跋扈之患如此則土官既無羽翼爪牙之助而不敢縱肆於為惡土目各有土地人民之保而不敢黨比以為亂此今日巡檢之設所以異於昔日之土目而為久安長治之策也至於思恩事體悉與田州無異亦宜割其目甲分立以為土巡檢司聽其以土俗自治而屬之流官知府其辦納兵糧與連屬制御之道一如田州則流官之設既不失朝廷之舊巡

司之立又足以散土夷之黨而土俗之治復可以順遠人之情一舉而兩得矣均乞聖明裁處

一田州既改流官亦宜更其府名初岑猛之將變忽有石自田州江心浮出傾卧岸側其時民間有田石傾田州兵田石平田州寧之謠猛甚惡之禁人勿言密起百餘人夜平其石旦即復傾如是者屢屢已而果有兵變今年二月盧蘇等既有投順歸視其石則已平矣皆共喜異傳以為祥臣至田州親視其石聞

土人之言如此民間多取田寧二字私擬其名臣等欲乞朝廷遂以此意命之雖非大義所關亦足以新耳目而定人心之一端也其該府所設官員臣等擬於知府之外佐貳則同知或通判一員首領則經歷知事各一員吏胥畧具而已今見在者已有通判張華知事林光甫照磨李世亨其知府亦已選有一員陳能然至今尚未到任臣嘗訪詢其故咸謂陳能原奉朝旨陞廣西布政司右叅政管田州府事又賜之

勅旨以重其權吏部奏有欽依令其先赴該司到任然後往莅田州該司左布政嚴紘謂其既掌府事即係屬官不得於該司到任陳能遂竟還原籍至今亦不復來叅照嚴紘妄自尊大但知立上司之體勢而輒敢慢視勅旨蔑廢部移固已深為可罪陳能則褊狹使氣徒欲申一已之小憤而遂爾委朝命於草莽棄職任如敝屣使為人臣者而皆若是則地方之責焉所寄託而朝廷威令何以復行乎臣等所訪如此

但未委曲的乞將二人通行提究重加懲戒以警將來臣觀陳能氣性悻悻若此亦非可使以綏柔新附之民者看得廣東化州知州林寛舊任南康通判翦緝安義諸賊甚得調理且其才識通敏幹辦勤勵臣時巡撫江西深知其有可用近因田州改建府治修復城垣地方無官可任已經行文委令經理其事即若陞以該府同知而使之久於其職其所建立必有可觀迨其累有成績遂推以為知府使終身其地彼

亦欣然過望必且樂為不惓為益地方決知不少矣大抵田州之亂起於揆剔太甚今其歸附皆出誠心原非以兵力强取而得者故不必過為振厲駕抑急其機防反足生變但與之休養生息畧施控御其間可矣夫走狗逐兔而捕鼠以狸人之才器各有所宜也伏乞聖明采擇

一思恩府設立流官亦宜如田州之數其知府一員吳期英見在但已屢有奔逃之辱難以復臨其下然

未有可去之罪且宜改用於他所姑使之自効可矣看得柳州府同知桂鏊督餉賔州思恩之人聞其行事頗知信向近以修復思恩府治委之經理其所謀猷雖未見有大過於人然皆平實詳審不為浮飾似於思恩之人為宜苟未能灼知超然卓異之才舉而用之以一新政化則得如鏊者器而使之姑且修弊補罅休勞息困以與久疲之民相安於無事當亦能有所濟也乞勅吏部再加裁酌而改用之

一田州各甲今擬分設為九土巡檢司其思恩各城頭今擬分設為九土巡檢司各立土目之素為衆所信服者管之其連屬之制陞授之差俱已備有前議但各甲城頭既已分析若無人管理復恐或生弊端臣等遵照勅諭便宜事理已先行牌仰各頭目暫且各照分掌管辦納兵糧候奏請命下然後欽遵施行

一田州凌時甲完冠砦陶甲腮水源坤官位甲舊朔勒甲兼州子半甲共四甲半擬立為凌時土巡檢司

擬以土目龍寄管之緣龍寄先來投順故分甲比衆獨多

一田州砦馬甲畧羅博温甲共三甲擬立為砦馬土巡檢司擬以土目盧蘇管之

一田州大田子甲那帶甲錦養甲共三甲擬立為大田土巡檢司擬以土目黄富管之

一田州萬洞甲周甲共二甲擬立為萬洞土巡檢司擬以土目陸豹管之

一田州陽院右鄧甲控講水冊槐並畔甲共二甲擬立為陽院土巡檢司擬以土目林盛管之

一田州思郎那召甲舍甲共二甲擬立為思郎土巡檢司擬以土目胡喜管之

一田州累彩甲子軒憂甲篤忻下甲共三甲擬立為累彩土巡檢司擬以土目盧鳳管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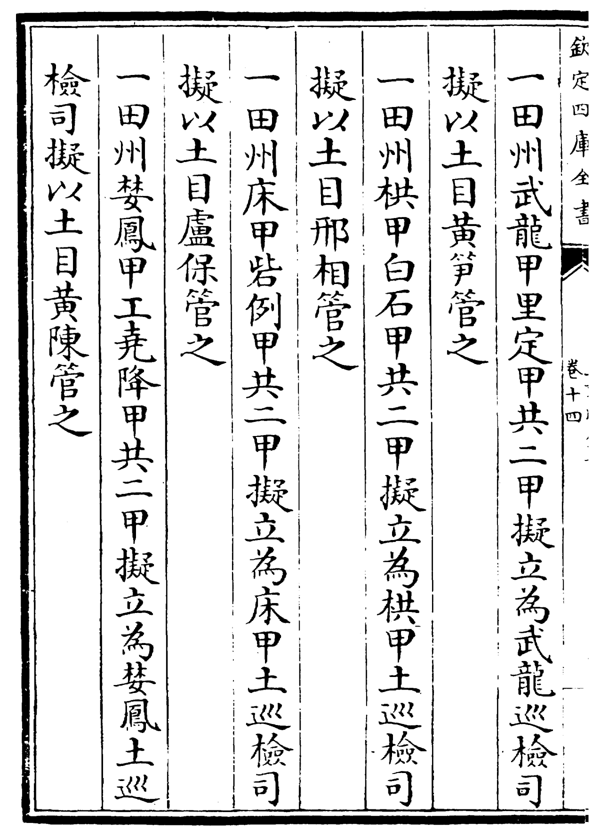
一田州怕何甲速甲共二甲擬為怕何土巡檢司擬以土目羅玉管之

一田州武龍甲里定甲共二甲擬立為武龍巡檢司擬以土目黄笋管之

一田州栱甲白石甲共二甲擬立為栱甲土巡檢司擬以土目邢相管之

一田州床甲砦例甲共二甲擬立為床甲土巡檢司擬以土目盧保管之

一田州婁鳳甲工尭降甲共二甲擬立為婁鳳土巡檢司擬以土目黄陳管之



一田州下隆甲周甲共二甲擬立為下隆土巡檢司擬以土目黄對管之

一田州縣甲環甫蛙可甲共二甲擬立為縣甲土巡檢司擬以土目羅寛管之

一田州篆甲煉甲共二甲擬立為篆甲土巡檢司擬以土目王萊管之

一田州砦桑甲義寧江那半甲共一甲半擬立為砦桑土巡檢司擬以土目戴德管之

一田州思幼東平夫棒甲盡甲子半甲共一甲半擬立為思幼土巡檢司擬以土目楊趙管之

一田州侎周怕豊甲一甲擬立為侎周土巡檢司擬以土目戴慶管之

一思恩興隆七城頭兼都陽十城頭擬立為土巡檢司擬以土目韋貴管之緣韋貴先來向官故授地比衆獨多

一思恩白山七城頭兼丹良十城頭擬立為白山土

巡檢司擬以土目王受管之

一思恩定羅十二城頭擬立為定羅土巡檢司擬以土目徐五管之

一思恩安定六城頭擬立為安定土巡檢司擬以土目潘良管之

一思恩古零通感那學下半四堡四城頭擬立為古零土巡檢司擬以土目覃益管之

一思恩舊城十一城頭擬立舊城土巡檢司擬以土

目黄石管之

一思恩那馬十六城頭擬立為那馬土巡檢司擬以土目蘇闊管之

一思恩下旺一城頭擬立為下旺土巡檢司擬以土目韋文明管之

一思恩都陽中團一城頭擬立為都陽土巡檢司擬以土目王留管之

右各目之内惟田州之龍寄思恩之韋貴徐五事體

於各目不同而韋貴又與徐五龍寄稍異益韋貴於事變之始即來投順官府又嘗効有勤勞宜不待三年而即與之以實授土巡檢以旌其功徐五亦隨韋貴投順而効勞不及龍寄雖無功勞而投順在一年之前二人者宜次韋貴不待三年而即與之以冠帶三年而即與之以實授土巡檢如此則功罪之大小投順之先後皆有差等而勸懲之道著矣或又以盧蘇王受不當與各土目並立者臣等又以為不然方

其率衆為亂則蘇受者固所謂罪之魁矣及其率衆
來降則蘇受者又所謂功之首也況二府目民又皆
素服二人今若立各土目而二人不與非但二人者
未能帖然於衆目之下衆目固亦未敢安然而處其
上非所以為定亂息爭之道也故臣等仍議以盧蘇
王受為衆目之首庶幾事體穩帖而人心允服矣
一田州思恩各官目人等見監家屬男婦初擬解京
今各目人等既已投順則其家屬男婦相應給還領

養均乞聖明裁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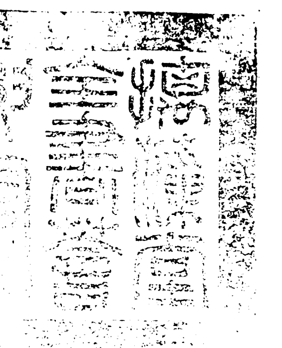
一田州新服用夏變夷宜有學校但瘡痍逃竄之餘尚無受廛之民焉有入學之士況齋膳廩餼俱無所出即欲建學亦為徒勞然風化之原終不可緩臣等議欲於附近府州縣學教官之內令提學官選委一員暫領田州學事聽各學生徒之願改田州府學及各處儒生之願來田州附籍入學者皆令寄名其間所委教官時至其地相與講肄游息或於民間興起

孝弟或倡遠近舉行鄉約隨事開引漸為之兆俟休養生息一二年後流移盡歸商旅湊集民居已覺既庶財力漸有可為則如學校及陰陽醫學之類典制之所宜備者皆聽該府官以次舉行上請然後為之設官定制如此則施為有漸而民不知擾似亦招徠填實之道鼓舞作新之機也均乞聖明裁處

一思田去梧州水陸一月之程軍門隔遠難於控馭調度兼之府治雖立而規制未成流官雖設而職守

未定且瘡痍未定人心憂惶須得重臣撫理臣等已
經具題乞將右布政林富量陞憲職存留舊任副總
兵張祐使之更迭往來於二府地方綏緝經理仍乞
賜以便宜勑書將南寧賔州等府衛州縣及東蘭南
丹泗城那地都康向武等土官衙門俱聽林富等節
制臣等所議地方經久事宜俟奏請命下之日悉以
委之林富等使之欽遵以次施行庶幾事無隳墮而
功可責成矣

王文成全書卷十四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修撰臣吳錫齡
謄録監生臣何　瑞